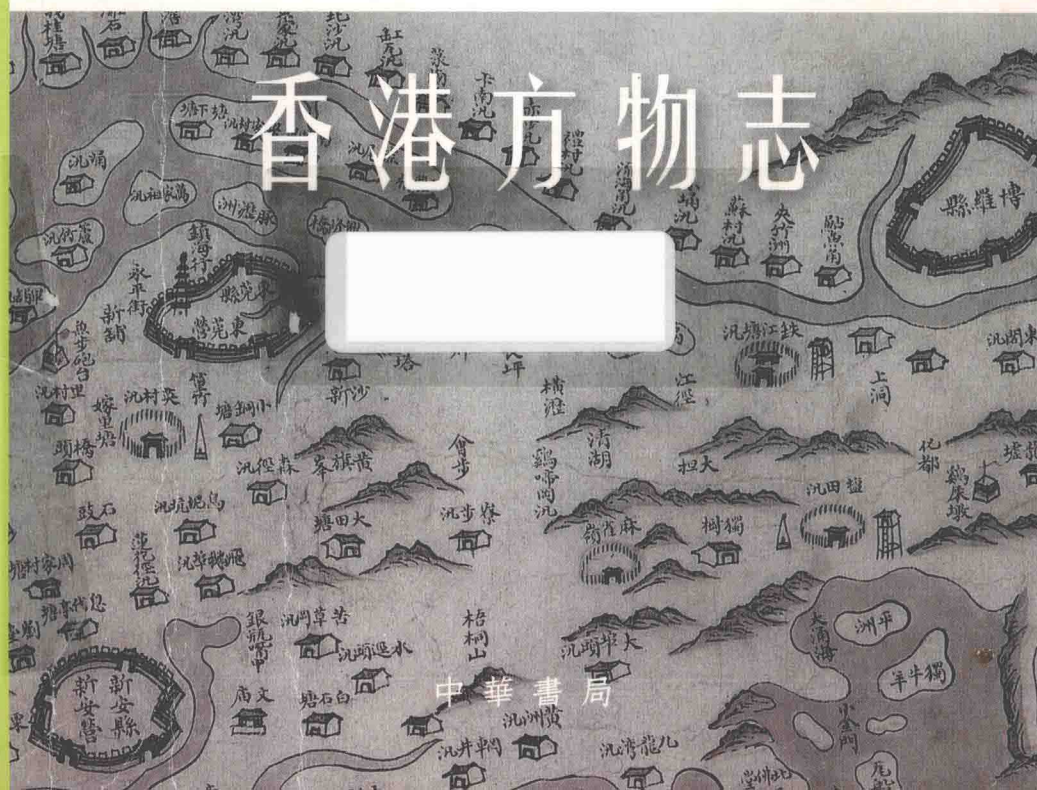


葉靈鳳 著

香港方物志



中華書局

葉靈鳳 著

香港方物志



□ 責任編輯：黎耀強
□ 裝幀設計：依蝶蝶

葉靈鳳香港史系列

香港方物志

□

著者
葉靈鳳

□

出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鯉魚涌英皇道 1065 號東達中心 1306 室
電話：(852) 2525 0102 傳真：(852) 2713 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wa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wabook.com.hk

□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電話：(852) 2150 2100 傳真：(852) 2407 3062
電子郵件：info@suplogistics.com.hk

□

印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 3 號 新藝工業大廈 6 樓 G, H 座

□

版次
2011 年 7 月初版
© 2011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規格
特 32 開 (210 mm × 150 mm)

□

ISBN：978-988-8104-71-0

葉靈鳳生平簡介

葉靈鳳（1904-1975），原名葉蘊璞，江蘇省南京人，幼時在鎮江、昆山生活，後到上海唸書，中學畢業後進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攻讀，經常隨身帶着畫板四出寫生；同時間開始寫作，文章在報上發表，美專校長欣賞其寫作，不收學費。

不久加入由郭沫若、郁達夫創辦的「創造社」，與其他幾位文學青年合稱「小夥計」，出版《幻洲》、《戈壁》等刊物；葉靈鳳寫作、編輯之外，還兼負起美術設計之責。

葉靈鳳酷愛版畫和設計藝術。三十年代上海良友出版社曾出版四冊專書介紹西方版畫藝術，其中英國版畫家比亞茲萊一冊由葉靈鳳選編及作序。其餘三冊編撰者有魯迅、柔石等。

當時西方文學界流行藏書票，葉靈鳳為自己設計了一款含有鳳凰圖案的中國古典木刻藏書票，並與日本、英美等地的作家、藏書家交換，應為中國開展藏書票活動的第一人。七十年代葉氏在港病逝後，其歷經戰火遷徙仍保存的一批珍貴藏書票，連同其部分手稿捐獻予北京的中國文學館收藏。

一九三八年，抗戰爆發，郭沫若、夏衍等進步文人南下創辦《救亡日報》，葉靈鳳亦隨同到廣州，不久廣州亦淪陷，葉靈鳳再到了香港，從此開始了長達將近四十年的客居生涯。

在香港，葉靈鳳主要從事寫作和編輯工作，繼戴望舒北上之後主編《星島日報》「星座」版，直至病逝，成了香港存在最長時間的文藝副刊；「全盛」時期，葉靈鳳一天要寫七、八個報刊專欄，有散文、翻譯和掌故等，其中以署名「霜崖」、發表在《新晚報》上的「霜紅室隨筆」最為有名。

葉靈鳳家中食指浩繁，有妻子趙克臻及子女八人，早期還有岳母同住，一家十一口，全靠他一人筆耕為生。當時並無傳真機，各報有專人取稿，羅便臣道葉宅門前，每到下午截稿時間前，總有三兩位報館工友在「排隊」等候取稿。

葉靈鳳在港工作、生活期間的一個特點，是廣交文化界各方面朋友，當時所謂「左派」、「右派」壁壘分明，但葉靈鳳的文章可以同時在「左」、「右」派報紙發表。一些「左」、「右」派文人亦會在其家中碰面，談文說藝，不涉其他。

五十年代，原葬在淺水灣頭的東北女作家蕭紅，其墓地因發展需要面臨被夷平，葉靈鳳聯同香港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陳君葆，向當時的香港政府申請遷葬，將因肺病孤獨客死異鄉的蕭紅骨灰送回內地，在廣州銀河公墓安葬。

葉靈鳳在港居住大半輩子，已經將這個南方叢爾小島視作其第二故鄉，而且以獨到眼光對香港歷史展開了深入的研究。當時，對香港的歷史、特別是一個半世紀前被英國殖民統治者侵佔的經過，主要文字資料均為英國文獻；葉靈鳳從英國書店訂購大量英文書籍，結合中國史料，從兩個方面對香港的歷

史、地理、文化、風俗寫作了大量文章，包括香港「失落」的經過、著名的「海盜」張保仔事跡以至花鳥蟲魚等，開創了有關這方面研究寫作的先河。後人有稱此一領域的研究為「香港學」，葉靈鳳堪稱是「香港學」華路藍縷的創始人。

在葉靈鳳逝世後，其生前好友夏衍先生說，葉靈鳳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有關香港歷史掌故的工作。其有關著述為國家其後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也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

葉靈鳳生前最重視的一套藏書是清嘉慶版的《新安縣志》，香港歷史依據盡在其中。葉靈鳳逝世後，其家人遵其生前意願，《新安縣志》捐獻內地，餘逾萬冊藏書捐贈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葉靈鳳著作甚豐，生前主要著作，小說集有《未完成的懺悔錄》、《女媧氏的餘孽》、《處女的夢》等；隨筆有《天竹》、《白葉雜記》、《香港方物志》、《北窗讀書錄》、《能不憶江南》等；翻譯有《新俄短篇小說集》、《九月的玫瑰》等。去世後，有關香港歷史的文章被編為《香港的失落》、《香海浮沉錄》及《香島滄桑錄》共三本；有關書話的文章則被編為《讀書隨筆》三冊。

葉中敏



葉靈鳳



(上) 三十年代末葉靈鳳與夫人趙克臻合照。

(下) 葉靈鳳夫婦與兒女郊遊留影。

(上) 葉靈鳳夫婦及子女與文化界友人源克平(右三)、黃蒙田(右二)、嚴慶樹(前中)郊遊合照。
(下) 葉靈鳳夫婦與《大公報》社長費彝民夫婦(右二、右三)合照。



(上)一九七九年十一月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馬臨教授(前排左二)在藏書送贈儀式上將紀念座頒予葉靈鳳夫人趙克臻女士(前排左三)。

(下)葉靈鳳手跡。



言事也三十年了

今年有幾位紀念。雖說自己的視力愈來愈差，仍想奮力寫一正文章，可惜終於因錯踏過了。這篇文，有人提醒我，許地山先生的逝世，到不了年已經三十七年十一月，這真成了。因此這堆書下也樂寫下這數句。

一三十多年前的十一月三日，日寇的魔爪已經兵上滬，界上四出擄人，無他住不下去了，當時就像許多女性朋友一樣，南下避禍，来到了「香港」。

當時大家初來此地，人地生疏，許先生這時却已經是香港中文大學中文學院的院長，因此大家到許多地方都得到了他的指點和幫助。

「遷徙上海搬來為「文協」理事會的每月例會，也借他的家裏舉行，因此像這這樣末末不語，許先生的，這時不儘認識，而且漸漸的熟起來了。

當時許先生住在「便道」這座房屋，這座房屋的樓上。地方寬敞而又清靜，

葉靈鳳

陳雲導讀：戀土懷鄉，乃有方志

地方志是中國史學傳統，記錄風土人情，士人讀地方志，有助施政，也是閒情逸趣，使人博聞強記，言語有味。放在案頭閒讀，不知不覺，戀土懷鄉之情油然而生。這是古人無意識的愛國教育了。

葉靈鳳的《香港方物志》，是隨筆寫就之作，有考據，但不強求，篇目也是隨意，不是按照四時景物、花鳥蟲魚、梅蘭菊竹、喪葬嫁娶之類來編排。文辭也不是地方志或風土志用的簡樸文言，而是素淡的現代語體，讀來一樣清新可喜。葉書記述的是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風物，有懷舊之感，有些生物如水獺，頗有趣味，我六十年代在元朗鄉間的山溪仍住了十來隻，夜間聳立在岸邊，毛茸茸一團，眼放青光，如小鬼聚會。

葉君搜羅香港風物逾百條，實物之外，也旁及年節和風俗。總之，稱為方物志或風物志，都是實至名歸。即使當是懷舊散文，宵夜讀來，也是賞心樂事。

現在有了生物學、社會學和傳播學的記錄，更見葉君的文人筆記之可貴：記錄了庶民觀念和民俗心靈，偶有文人雅趣。例如香港的「美人魚」（盧亭人）傳說，是生物學家不會寫的。「鐵線蛇」的條目，學名叫雙足蜥，香港的特有品種叫鮑氏雙足蜥（*Dibamus bogadeki*），是業餘爬蟲學家鮑嘉天神父在一九九八年發現，但這種鐵線蛇，兒時的田野到處都是，葉君也有介紹，並印證文獻《續明道雜誌》，黃州的所謂小兩頭蛇，就是鐵線蛇。由此可想，我兒時小學課本講的，春秋時期楚國人孫叔敖殺兩頭蛇的故事，殺的應該是首

尾不分的鐵線蛇。

至於「苦惡鳥」一條，更是冤枉。此鳥貌似長尾之小雉雞（野雞之一種），於水田覓食。此鳥的叫聲，粵語聽來是「苦惡」，源自宋朝的傳說，某媳婦遭家姑折磨而死，化為苦鳥，又謂此鳥乃惡媳婦死後所化，該媳婦用蚯蚓拌飯餵盲眼家姑，被丈夫揭發而休妻，故其叫聲惡。兩個傳說混合，便合為「苦惡」。此鳥之叫聲，客家人聽起來便是「fu³ hok¹」，即是「苦學」，此鳥於傍晚至深夜鳴叫，由於眾鳥止聲，此苦學鳥的叫聲特別明顯。兒時，我村中的老人便說，此鳥名為「苦學」，是勸勉學子不得疏懶，挑燈夜讀也。看了葉君的「苦惡鳥」筆記，憶起童年父老勸學之言，笑中帶淚焉。

「香港的老虎」一文，記載了香港的虎蹤，新界有老虎，而老虎善泳，香港島和大嶼山都有老虎。直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香港全面城市化之前，仍是虎蹤處處，新界大帽山、粉嶺乃至香港島和大嶼山都有老虎，九龍的樂富邨，舊名便是老虎岩。賭場的賭博機器，叫「老虎機」。街邊泊車位的入錢箱，叫「吃角子老虎機」。直至一九四七年，沙田仍有老虎出沒。客家人居於山村，處處提防老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我村祠堂仍有打虎用的三股的虎叉（也叫「大耙」），鄉村授武的拳棒師父，仍教授打虎叉的兵器用法。新年在祠堂前的空地演武，最厲害的便是打大耙，犀利過舞關刀。武師運起虎叉，觀眾便幻想前面的老虎如何與他周旋鬥法。童年時，外婆千叮萬囑，入山遇到老虎，一定要躲入竹林。人是自立的，可以隨便穿越竹林，但老虎是頭大、腰

細、股大的貓科動物，竹林可以夾住虎腰，老虎不敢貿然衝入竹林的。外婆教我們小孩，爬上竹樹最安全了。老虎不懂得爬樹，只能用牙咬斷樹木，或向上縱跳，逼人落來，或在地上靜守。這時在竹樹上，要與老虎鬥耐性，老虎一旦按捺不住，用牙咬竹樹，便知味道了：竹樹撕開，夾斷虎舌，痛得老虎呱呱叫，正是食得人多，呢次有排佢受也。七十年代在鄉村聽收音機，電台新聞偶然報道「老婦被騙家財」或「樂富邨有老婦跳樓」之類，竟也令村中父老錯愕，茫然不得其解：難道老虎岩改建成樂富邨之後，老虎識得上樓，從樓上撲落來殺人？

葉靈鳳先生的《香港方物志》，年少一代未經其事，固然要看，年長、年老的一代，更加要看，此書趣味盎然，讀來有助活化記憶，連繫鄉情，真個健腦寧神，延年益壽也。

(陳雲：香港著名作家、民俗學家。客家人，香港土生，祖籍廣東寶安。德國哥廷根大學文史學院哲學博士，專攻民俗學。曾在民政事務局任職五年，現為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作品包括《我思故我在：香港的風俗與文化》、《舊時風光：香港往事回味》、《農心匠意：香港城鄉風俗憶舊》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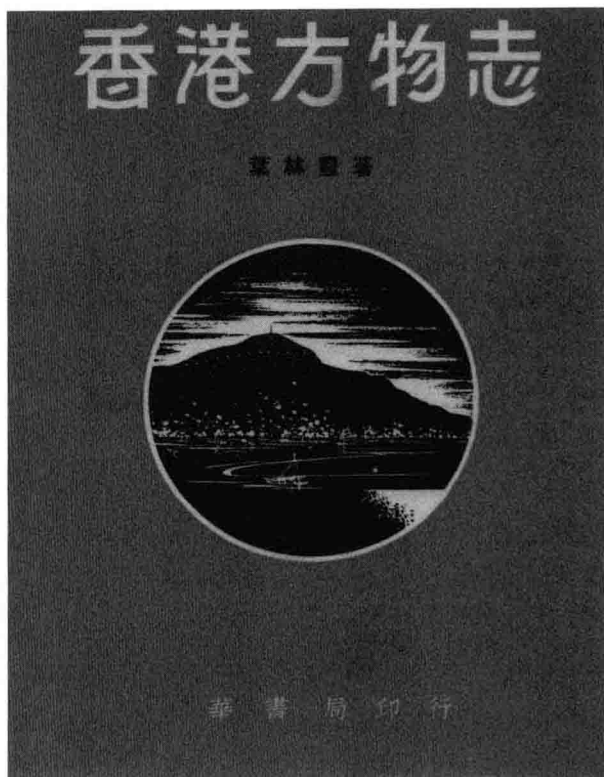
一九五八年初版 《香港方物志》的前記

這些短文，都是在一九五三年的一年間，陸陸續續在香港《大公報》的副刊上發表的。這不是純粹的科學小品文，也不是文藝散文。這是我的一種嘗試，我將當地的鳥獸蟲魚和若干掌故風俗，運用着自己的一點貧弱的自然科學知識和民俗學知識，將它們與祖國方面和這有關的種種配合起來，這裏面有科學也有傳說，用散文隨筆的形式寫成了這樣每篇千字左右的短文。

在報上發表時，讀者的反應還不錯，這才使我現在有勇氣將它們加以整理，保存下來。

作者

一九五六·七·十二，香港



《香港方物志》一九五八年中華書局版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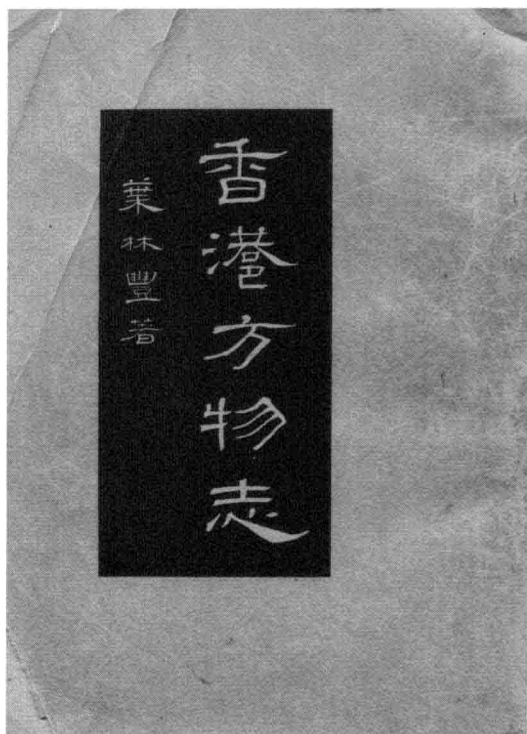
序新版《香港方物志》

這本《香港方物志》，是在十多年前，在偶然的機會下寫成的。從輯集成書到出版，這中間頗經過了一些周折，而且擱置了好幾年，因此排印出版以後，若不是無意中從報上見到廣告，作為作者的我，一直還不知道自己的書已經出版了。

十多年以來，本書還不會被人忘記，而且還繼續有新的讀者，這倒是作者深引以為自慰的，但他也明白這裏面的原因，主要的乃是由於有關香港史地知識的出版物，實在太缺乏了，尤其是關於方物的記載，在十多年前簡直是一片空白，因此我的這本小書，就無可避免的填補了這空虛。但我同時也知道，自己當時為了嘗試撰寫這樣以方物為題材的小品，曾經涉獵了不少有關這方面的書籍，從方志、筆記、遊記，以至外人所寫的有關香港草木蟲魚的著作，來充實自己在這方面的知識，在資料的引用和取捨方面都是有所根據，一點也不敢貿然下筆的。

可惜初版本書出版時，作者未曾有機會親自校閱，本來應該附有若干插圖的，也未及附入，這樣倏忽之間已經過了十多年，自己一直引以為歉。這次改由上海書局出版，承他們給我改訂的機會，將內容略作修正和刪改，並增加了一些新的材料，以便能配合時代的進展，同時更按照原定計劃，附入若干插圖，使本書能以新的面目與讀者相見。是為序。

一九七零年新春，作者。



《香港方物志》一九七三年上海書局版封面